

## 第四章 中共國家新安全觀視角下的北韓核武危機

### 第一節 北韓核武危機的形成與歷程

#### 壹、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

1950 年韓戰爆發以來，朝鮮半島和平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東北亞的重大國際安全議題，即使冷戰結束，東西對峙格局改變後，北韓與國際社會互動雖有改善，但仍然是國際上最孤立的國家之一，北韓長期以來發展核子武器的作為，也被美國視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安全威脅之一。

韓戰爆發後，美國與北韓的關係更是長期處於對峙狀態，中共作為韓戰參戰國、北韓長期以來最密切的「兄弟國」，在北韓問題的發展過程中，中共也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1959 年北韓與蘇聯簽訂「原子能開發支援協定」，北韓便積極引進原子能技術，1979 年北韓開始建造一座 5 兆瓦的核子反應爐，此時主要是核子物理、原子爐技術及放射醫學等。<sup>1</sup>但到 80 年代即不斷傳聞北韓祕密發展核武，直到 1985 年美國官方首次公布，北韓在平壤以北 100 公里附近的寧邊地區建造三座反應爐，每年生產 15 至 50 公斤的鈾原料，足以製造 1 至 2 枚核子武器。<sup>2</sup>在西方及蘇聯的壓力下，北韓於 1985 年 12 月加入「禁止核子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sup>3</sup>並藉以換取蘇聯協建 4 座輕水反應爐以供應其能源需

<sup>1</sup> 朱松柏，《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第 7 期，民國 83 年 7 月，頁 2-3。

<sup>2</sup> 只要 7 公斤的鈾原料即可製造一枚原子彈。

<sup>3</sup> 「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是英、美、蘇等 59 個國家 1968 年 1 月 7 日分別在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簽署的一項國際條約。該約宗旨是防止核擴散、推動核裁軍和促進和平利用核能的國際合作，該條約於 1970 年 3 月正式生效。條約共有 11 條，主要內容是：有核國家不得向任何無核國家直接或間接轉讓核子武器或核爆炸裝置、不幫助無核國家製造核武器；無核國家保證不研製、不接受和不謀求獲取核子武器；停止核軍備競賽，推動核裁軍；把和平核設施置於國際原子能組織的國際保障之下，並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術合作。根據規定，條約有效期為 25 年，期間每 5 年舉行一次會議。1995 年 4 月「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締約國在聯合國總部召開的審議和延長該條約大會上，決定無限期延長條約。至 2002 年 4 月止「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締約國共有 187 個。請參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31.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0/content_685631.htm)。

求。<sup>4</sup>但 1989 年美國情報部門發現，北韓仍在建造核設施。對於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器，美國表達高度關切，也成為雙方爭議的重點，所謂北韓核武問題更成為東北亞安全的一項重要課題。

北韓發展核子問題第一次升高成為危機出現在 1993 年。1991 年美國向日本通報北韓可能提前研製出核子武器，並開始向國際原子能組織施壓對北韓核設施進行檢查。1992 年國際原子能組織對北韓五處核設施進行六次檢查，未發現核子武器，並指北韓尚處於核技術低度開發階段，美國對此檢查結果表示質疑。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下，國際原子能組織於 1993 年 2 月 15 日要求對北韓核設施再次進行檢查，否則將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北韓即於 3 月 12 日宣布拒絕接受要求並將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北韓的強硬態度使朝鮮半島問題陷入緊張狀態，冷戰後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出現。

北韓突然宣布將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成為第一個聲明退出該條約的國家，北韓並下令備戰，舉世嘩然，東北亞安全情勢驟變。駐南韓美軍及南韓三軍亦相應進入高度警戒狀態，爆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美國除一面呼籲北韓重新考慮此項決定，同時透過中共向北韓施壓，並尋求南韓、日本等週邊國家盟國支持，採取一致行動，以解決北韓核武危機。4 月 1 日國際原子能組織通過美國等 21 國所提對北韓實施制裁案；5 月 12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825 號決議案要求北韓儘速開放可疑核設施供檢查，並再考慮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之決定。北韓認為該兩項決議侵犯北韓主權，將堅決抵制。5 月 29 日北韓向日本海試射 4 枚「蘆洞」導彈，危機情勢再度升高。<sup>5</sup>

1994 年美國與北韓在瑞士日內瓦達成「核子框架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北韓同意凍結其核武發展計畫，並且重新加入 NPT，以換取由美國

---

<sup>4</sup> 1985 年 12 月北韓總理姜成山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簽訂電子、科學和技術協定，蘇聯承諾協建 4 座各 440 百萬瓦輕水反應爐，以補償北韓簽訂加入「禁止核擴散條約」的損失。1986 年 4 月發生車諾比(Chemobyl)核能外洩事件而停止此計畫。參見 NTI <http://www.nti.org/>

<sup>5</sup> 周祉元，《北韓拒絕核檢—朝鮮半島情勢再度升高》，共黨問題研究，第 19 卷第 12 期，民 82 年 12 月，頁 2。

主導的多國「朝鮮半島能源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簡稱KEDO)協助北韓建造 2 座輕水反應爐發電廠，以解決北韓能源問題；在反應爐 2003 年完工前，北韓將從KEDO得到原油補助以補償其汰換核子反應爐的損失，由第一年的 5 萬噸到最後一年的 50 萬噸，化解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sup>6</sup>

## 貳、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

2000 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當選美國總統，小布希政府有許多主張單邊主義全球戰略官員。單邊主義觀點強調美國可以選擇性主導國際事務，反應到亞洲政策上，即採取對北韓比較強硬的態度。2001 年 3 月，小布希會見南韓總統金大中時表示，他對於和北韓交往表達高度不信任。美國與北韓較為緩和的關係也開始轉變。911 事件後，美國改變全球戰略，但對於北韓的敵視態度卻有增無減；首先在 2002 年 1 月的國情咨文中把北韓和伊朗、伊拉克等三個國家並列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繼之 2002 年 1 月 8 日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也將北韓列入美國可能對其實施核打擊的七個國家之一，使美國與北韓關係進一步惡化。隨著美國單邊主義、先發制人(preemptive)軍事戰略的成形，特別是美國準備攻打邪惡軸心的伊拉克，使北韓深感來自美國的嚴重威脅。<sup>7</sup>2002 年 1 月 31 日和 2002 年 3 月 13 日朝鮮外務省發言人分別指出：「布希的『邪惡軸心論』，暴露了美國軍事打擊朝鮮的危險企圖；如果美國對朝鮮實施軍事打擊的計畫被證實，朝鮮將不再受朝美『核子框架協議』的約束，並採取相對應的實質性措施。」<sup>8</sup>

2002 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美國總統特使、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A. Kelly)訪問北韓。北韓副外相姜錫柱在平壤與凱利談判時宣佈，北韓已經恢復了核計畫，

---

<sup>6</sup> 朱松柏，《美國與北韓簽訂核子協議及其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民國 84 年 1 月，頁 11。

<sup>7</sup> 蔡文中，《朝鮮核問題及其前景》，載〈和平與發展〉季刊，2003 年第 4 期。

<sup>8</sup> 張哲，《朝鮮核半島局勢嚴峻》，<http://goglobal.diy.myrice.com/h23.htm>

擁有了核武器。朝方不僅承認自己已擁有核武器，而且強調北韓有權擁有核武器。會談中，姜錫柱向美方提出了北韓停止發展核武器的三個前提條件，即美國不進攻北韓、與北韓簽訂互不侵犯的和平條約和承認北韓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此外，北韓並要求只同美國進行一對一的談判解決問題，拒絕有韓國、日本等多國參加的五方會談。凱利立即回國向布希總統彙報、商討對策。美國政府在凱利回國 10 天後對外宣佈了此事。2002 年 11 月 14 日，美國單方面宣佈從 12 月起停止對朝供應重油；12 月北韓宣佈解除與美國簽訂的《核框架協議》，重新建設核設施，2003 年 1 月北韓進一步宣布退出「禁止核擴散條約」，<sup>9</sup>2 月 5 日再宣稱，已經重新啓動位於寧邊的核反應爐；<sup>10</sup>並且於 2003 年 2 月 24 日、3 月 10 日及 4 月 1 日三度試射射程 80 英里的蠶式(Silkworm)短程地對艦戰術飛彈進入日本海，以及 3 月 2 日 4 架米格戰機在日本海上空追蹤攔截美軍 1 架無武裝的 RC-135(Cobra Ball)偵察機，<sup>11</sup>從而導致了北韓核武危機第二次爆發。

面對步步升高的北韓核武危機，國際社會爲使危機和平解決，頻頻展開斡旋與磋商，從美中朝的「三方會談」到美中日俄朝韓的「六方會談」，其中「六方會談」到 2005 年底爲止，更是進行過五輪，但由於各方主張有異，利益懸殊，北韓核武危機仍處於變化之中，短期內難望定論。

---

<sup>9</sup> <http://www.nautilus.org/napsnet/dr/0304/APR10.html#item5>

<sup>10</sup>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2/a-2003-02-06-21-1.cfm>

<sup>11</sup> 劉德海等合著，《國際新形勢與美中台關係》，2004 年，台北：遠景基金會。頁 99-100。

## 第二節 中共對朝鮮半島情勢的判斷

冷戰期間，朝鮮半島是東西方兩大對抗勢力在亞洲對峙的前沿，38° 線不僅是北韓與韓國的分界，也是劃分國際政治力量的一條界線。冷戰後，在國際格局轉變的情勢下，朝鮮半島亦正進行連串的整合與角力。儘管世界各國領導人一再倡議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冷戰後的朝鮮半島，由於南北韓並未完全結束意識形態與軍事對抗的局面，仍然維持冷戰期間兩極對抗的特質，四個主要區域強權美、日、俄、中，除了各自與南北韓發展經貿關係外，基本上相互間仍然存在激烈的權力鬥爭，<sup>12</sup>半島問題仍然是影響地區安全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 壹、中共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認識

就地緣政治格局而言，朝鮮半島介於亞洲大陸與太平洋島鍊的銜接處，也是中國、俄國所代表的陸權勢力與美日兩國所代表的海權勢力短兵交接所在。歷史上朝鮮半島曾發生三次重要戰爭，都與此地的國際勢力消長有重大聯繫。因此長期以來，朝鮮半島即有東亞的火藥庫之稱。<sup>13</sup>朝鮮半島與中國因為地理接近，歷來是中國地緣安全上重要卻又脆弱的一環，也是中國國防安全重點防範的地區之一。冷戰結束後對環繞朝鮮半島地區的情勢產生深遠的影響，各國從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尖銳對抗走向國家民族利益的競爭，從而導致既存的同盟關係發生質變和國家關係的重大變化，如南北韓關係出現和解的重大轉機，而中共也改採「兩個韓國」政策，使朝鮮半島安全情勢在起伏中趨於緩和；另一方面，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及冷戰餘緒作祟，加之當前國家利益的競逐，朝鮮半島不穩定的因素正逐漸滋長；與此同時，地區內舊有的安全框架亦漸喪失功能，新的安全機制則仍有待催生。

---

<sup>12</sup> 朱松柏，《兩韓和解與東北亞新秩序》，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1期，民國90年1、2月。

<sup>13</sup> 與朝鮮半島有關的三次戰爭為：1894-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所敗，中國被剝奪在朝鮮的宗主地位；1904年的日俄戰爭，俄國被迫將朝鮮北部的勢力範圍讓渡給日本；以及1950年的韓戰，韓戰之後確立了朝鮮半島的分裂至今，且中共加入韓戰，是美國現代史上的第一個軍事挫敗，美國在韓戰採取的「有限戰爭」(Limited War)戰略，也促成中共與美國平起平坐，一躍成為亞洲軍事強權。

1989 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北京，開啓中蘇共關係正常化時代。1990 年戈巴契夫歷史性訪問日本，同年，蘇聯與南韓建交，南北韓在漢城舉行豆芽菜總理級會談，1991 年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並簽訂「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協定」；與此同時，中共與南韓關係也有大幅改善，在經貿關係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雙方在 1990 年達成互設貿易代表處的協定後，1992 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sup>14</sup>東北亞安全情勢爲之改變。從中共立場來看，冷戰結束後 10 餘年間，美國多次突顯其朝鮮半島上的主導地位，俄羅斯也繞了一圈，透過與北韓關係重修舊好又回到朝鮮半島，隨著俄羅斯的重返及北韓的逐步融入國際社會，朝鮮半島新的均勢又得以建立。<sup>15</sup>

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朝鮮半島局勢的基本認識，就是該地區正處於探索新的地區秩序、形成新的國際關係格局的過渡時期。據大陸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學者金熙德分析，經過 1990 年代初的試探階段，1990 年代中期以來，東北亞安全秩序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前景相互矛盾和競爭的新局面，其焦點是：將會確立美國一極的霸權體系，抑或是走向區域合作安全的問題。<sup>16</sup>就中共言，後冷戰時期國際格局中最凸出一個現實，就是美國成爲唯一的世界超強，而美國採取何種東北亞政策，對中共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影響至爲重大與深遠。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美國曾以冷戰終結爲背景，制定東亞兵力收縮的方針，但 1990 年代中期後，美國重新制定以保持 10 萬名前沿部署的兵力結構和強化美日安保同盟的「新東亞戰略」，引發中共強烈的疑慮，認爲它將使台海和平環境惡化，並延緩朝鮮半島清算冷戰遺產的進程。

對於冷戰結束朝鮮半島的局勢，中國大陸學者普遍認爲，與國際大環境的潮流相比，圍繞著朝鮮半島的東北亞小環境，卻呈現與其他地區很不協調的局面。

---

<sup>14</sup> 吳心伯，《冷戰結束之初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轉變》，〈美國研究〉，2002 年第 3 期，頁 51。

<sup>15</sup> 金重遠，《冷戰後朝鮮半島新均勢的確立的歷史回顧》，載於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八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3。

<sup>16</sup> 金熙德，《東北亞兩類安全問題及其發展趨勢》，〈當代亞太〉，北京，2000 年第 8 期，頁 29-30。

特別表現在結構性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是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概念。<sup>17</sup>主要界定的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行爲體間因互信缺乏和彼此猜疑，出於各自安全目的而採取的擴充實力(軍備)的國家行爲最終卻導致國際關係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險境況。對於樹立「互利、互信、平等、協作」新安全觀的中共來說，如何推動東北亞局勢朝著有利於持久和平與穩定的方向發展，脫離東亞區域安全的安全困境，已成為刻不容緩的緊迫課題。

中共國防大學國際關係教研室的金一南認爲，朝鮮半島是長期「被人塗黑」的地區，美國將之定位爲「無賴國家」，美日安保策劃所謂的「週邊事態」，都與朝鮮半島緊緊相連。美國「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的軍事戰略，其中之一就是針對朝鮮半島；引起軒然大波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更是從這裡起步。他還認爲，美國戰略重心移向亞洲，表面上雖然是針對北韓，但背後的目的，就是爲了遏制逐漸崛起的中共。他認爲，這也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只是沒有明目張膽說出來而已。美國的「陰謀」是企圖在亞太地區的日本、南韓、台灣、關島、菲律賓、印度、新加坡等形成包圍圈，遏制和對付中共。<sup>18</sup>

中共國安局所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前任所長譔取榮則把後冷戰時期東北亞地區安全環境中基本特徵概括爲：<sup>19</sup>

——「強國密集、差異紛呈、矛盾交織、安全相依」爲該地區長期存在的一大基本特徵，冷戰終結未能改變這一特徵，反而使之更加突出；

——東北亞有關國家普遍採取綜合安全觀，實行綜合安全戰略；

---

<sup>17</sup> 關於安全困境，西方學者一般認爲最早是由美國學者John Herz於1950年1月在《世界政治》雜誌發表的「理想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提出。可參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詹姆斯·多爾蒂 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五版，閻學通，陳寒溪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sup>18</sup> 金一南，《朝韓會晤能否影響亞太格局演變》，〈解放軍報〉，2000年6月26日，版9。

<sup>19</sup> 譔取榮，《東北亞安全環境的特徵及其敏感性》，〈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2年第6期，頁19-26。

- 地區安全結構呈現出四角多方的多元性；
- 東北亞地區軍事態勢已逐漸從緊張轉變為鬆弛；
- 在地理上和戰略上的開放性。

譔取榮還認為，東北亞安全結構既有的平衡是十分微妙的，這種平衡可能在多種情況下發生變化或被打破。

中共外交部所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虞少華則認為，東北亞地區當前存在的問題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熱點問題有所不同。即地區上所有的矛盾衝突，基本上是從冷戰時期延續下來的；這些矛盾衝突一旦激化，急可能導致大國間的對抗；如爆發戰爭，將會引起連鎖反應，而非囿於某個國家。尤其是近年來，該地區緊張因素的表現都不同程度地帶有冷戰的標記，或可說是冷戰殘餘的重新抬頭。冷戰殘餘在朝鮮半島地區表現的形勢包括：<sup>20</sup>

- 冷戰時期延續至今的各種形式制裁，如美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即把自己意志和價值觀強加於人；
- 武力威脅和軍事訛詐，例如動輒炫耀武力以期對方讓步；
- 製造種種「威脅論」，為擴充軍備尋找藉口；
- 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的發展與強化，須記軍事同盟是冷戰的產物。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璉瑰則認為，自 1970 年代以來，38° 線兩側對峙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對峙主角由東西兩大集團轉換為南北韓雙方，對峙的實質是對國家繼承權的爭奪；二是對峙的形式由軍事對抗轉換為政治鬥爭與綜合實力的競爭。目前，對峙的態勢出現了一些失衡的情形。在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大勢已定，且差距在繼續擴大；軍事上，雖綜合軍力維持平衡，但保障北方兵

---

<sup>20</sup> 虞少華，《東北亞形勢的新特點》，〈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93 年第 3 期，頁 40。



員優勢的人力資源有限，而保障南方裝備優勢的科技和財力卻有廣闊的前景；外交上，南韓推行「北方外交」，已與中共、俄羅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北韓與美日等西方大國建交無期，外交總量對比失衡等。<sup>21</sup>

這些變化在朝鮮半島所產生的影響，使得北韓更加依賴中共在安全、外交以及經濟等各方面的支持。亦即冷戰結束後，朝鮮半島的戰略態勢嚴重失衡，北韓的安全處境較為不利，<sup>22</sup>而中共對北韓的支持，成為維繫北韓政權的主要力量。中共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認知與評估，逐漸認為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及緩和兩韓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而且也有利於亞洲和平。布里辛斯基在其《大棋局》一書中，曾就朝鮮半島問題談到如此下一段話：「因歷史因素而更為有利的地理因素，也決定了中國對朝鮮的興趣。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為美國（以及間接成為日本）影響的延伸，這將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中國最起碼會堅持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一個不結盟的緩衝地帶。中國還希望朝鮮對日本的歷史積怨會自然而然地把朝鮮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基本上，中共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在和平與穩定的情勢中追求其國家利益。從而中共一向標榜的和平與發展，無疑也是冷戰結束後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目標。

## 貳、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安全利益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指出：「要堅持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於一切國際事務，我們都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不參加軍備競賽，不進行軍事擴張。」<sup>23</sup>江澤民闡述的這些原則，明確指出中共處理對外

<sup>21</sup> 張璉瑰，《朝鮮半島核問題縱橫談》，〈國際社會與經濟〉，北京，1994年第9期，頁3。

<sup>22</sup> 李大光、李莉，《東北亞安全形勢特點及走向》，〈現代國際關係〉，1998年第6期，頁20。

<sup>23</sup>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頁。

關係一貫的主張，就是「要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對於朝鮮半島的相關政策與主張，當然離不開國家的安全利益。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部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博士，於2003年3月間，<sup>24</sup>發表專論深入剖析中共經營朝鮮半島的細緻佈局。沈氏認為中共長期以來都把朝鮮半島視為其勢力範圍。針對北韓，北京不僅給予政治、經濟、軍事性的支持與援助，同時也將其視為牽制美國、日本、俄羅斯，在東北亞發展影響力的重要棋子。中共與南韓加強互動的利益考量包括：(一)萬一北韓崩潰或南北韓統一，中共在朝鮮半島仍然可以保有影響力；(二)加速吸引南韓企業到大陸投資；(三)運用南韓的影響力發揮地緣外交的作用；(四)維護北京在朝鮮半島長期性的勢力範圍。整體而言，中共在操作南北韓分裂的局面，基本上，並不支持南北韓在短期內，快速地進行協商統一的步驟。換言之，北京亦把南北韓的分裂，放在如何擴大其在東北亞影響力的戰略高度來思考。因此，北京也不希望金正日政權做出核武威脅的冒進行為，迫使美國提前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造成北京失去在朝鮮半島著力的空間。

朝鮮半島對中共而言，北韓對其安全利益明顯、而南韓在中共經濟發展路途上，是逐漸重要的合作伙伴。朝鮮半島的周邊國家則涵蓋日本、俄國、以及美國，鑒於朝鮮半島為東亞地區權力的交會地帶，各國對當地的發展趨勢不但具有敏感性(sensitivity)，更具有易毀性(vulnerability)。其原因在於中共與美國相當在意南北韓的存亡得失，認為這樣的得失，相當程度地代表著自身的利益。中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最重大的利益是維持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朝鮮半島對於中共安全與發展的重要性，要言之，蓋有下列數項：<sup>25</sup>

---

<sup>24</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Playing for the Long Ter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3

<sup>25</sup> 李明，《中國崛起與朝鮮半島安全》〈中國崛起與全球安全〉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國際衝突與危機管理研究室主辦，民國94年6月10日。

——朝鮮半島為中國邊境安全的緩衝地帶：中共於 1950 年 10 月介入韓戰，即是認為北韓與中共安全唇齒相依，設若當時的聯合國軍隊成功壓制了北韓，並光復了整個朝鮮半島，則中共必須直接與美國所支持的韓接壤，這是當時的中共所無法接受的結果。南北韓分裂及對抗至今已超過 60 年，如今北韓即使經濟破敗、外交孤立，中共仍給予經濟和外交支持，寄望北韓不至於崩潰。北韓對中共而言，有相當重要的緩衝國的價值。對於維持一個對中共亟欲建構的安全國際環境，尤其具有意義。

——朝鮮半島為中國進行反帝鬥爭前沿地帶：中共在韓戰中支持北韓，中共人民解放軍在北韓協助進行國防、建設任務，在 1958 年完全撤出北韓。美軍直至今日仍在南韓駐有三萬餘名部隊，授予中共與北韓強烈抨擊的口實。中共認為美國除了圍堵北韓、尚且在於圍堵中共，這是一種霸權的行徑。中共與北韓自認為是第三世界國家，北京且以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自居，美軍拒絕從朝鮮半島撤軍，為中共自建政以來推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外交提供了舞台。中共也以和北韓合作聯合抗美作為進行全球反帝反霸的模型。

——朝鮮半島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支援助地帶：北韓經濟破敗，每年需仰賴中共給予大量的經濟和能源援助挹注，一直是中共的重大負擔。隨著南韓經濟起飛，中共與南韓改善關係，終至 1992 年雙方建交之後，南韓與中共之經濟關係成長極為迅速，雙方互賴程度急遽提高，南韓頓時成為中共經濟發展的重要伙伴。南韓雖在 1997 年前後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惟亦迅即恢復強大的生產力，其科技、資金、經營管理技術等尤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必需。中共與南韓的商品又有相當的互補作用，雙方貿易額激增，中共近年已成為南韓最大的貿易伙伴，南韓也已成爲中國境內的重要投資國。

此外，北韓至今仍未走出極權體制，爲了統一南韓，北韓不排除用武，且北韓核武發展，更使包括南韓、日本在內的國家驚恐，使中共週邊安全環境相對複

雜多變與敏感。在這國際背景之下，中共在朝鮮半島所扮演的角色，同時具有多樣性：

——對於北韓，中國是施壓者、呵護者、忠告者、援助者等多種角色於一體，促使北韓走上多邊談判軌道。在中國壓力下，北韓放棄以往常用的挑釁的作法，轉而集中以核發展的正當防衛作為升級危機的主要路徑。

——對於美國，中國既是制衡者和牽制者，又是協助化解核危機的斡旋者。如同對北韓施壓一樣，中國也不斷促使美國作出讓步，幫助對立的雙方尋找一個皆可接受的中間點。三方會談時，美國政府放棄了「平壤當局必須首先銷毀核設施，包括放棄濃縮鈾計劃」的先決條件。六方會談後，美國不願拿出可行的操作方案解決北韓的安全關切。在談判過程中，美國逐漸深入發現金正日並非沒有理性，對北韓可能動用核武威脅或者放縱核擴散的恐懼得以減緩，也逐漸接受中共關於正面促進北韓改革的勸告。<sup>26</sup>

——南韓經濟的合作者；中共的經濟發展快速，且因進行相關經濟體制改革，外國投資大量湧進大陸。從 1993 年開始至今，中國大陸已經連續八年居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投資的榜首，在傳統外商投資方面，也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但若將所有外資加總，去年外資引進總和已居全球第四。中共的熱絡經濟發展，使南韓急於搭上發展的便車，它在大陸的投資，已名列前茅。特別是中共成功申辦 2008 年奧運會以來，軟硬體建設亟待增設或增強，南韓企業已躍躍欲試，寄望分得建設的大餅，雙方經濟關係進一步提升。惟中共與南韓輸出產品在包括東南亞國家仍處於激烈競爭地位。北韓則無法在經濟活動上與南韓一較長短。

——南北韓對立的平衡者（balancer）；北京對於兩韓何時統一固無興趣，但希望兩韓關係走向和緩。過去數年，兩韓之間的和解對話，均可見到中共的參與。

---

<sup>26</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的變化》，北京，中國戰略，第 3 期，2004 年 7 月 20 日。

2000 年兩韓高峰會尚未成熟之際，中共提供北京做為雙方進行預備會談的場所。中共以其同時與兩國擁有邦誼的有利地位，促成兩韓的合作，對於朝鮮半島的穩定、至少是促進雙方磋商，提出了相當的貢獻。1997 年 2 月，北韓共黨理論家黃長燁在北京南韓領館投奔自由，中共採取低調並顧全北韓顏面的作法，讓黃氏經第三國再轉往南韓。最近數月，北韓投奔者在北京闖入外國使領館者增多，惟多遭大陸公安驅離或逮捕，已引起南韓人權團體抗議，將來發展尚待觀察。

——六方會談的調和者；中國推動六方會談的召開，有利於六方在共同利益上形成共識。正如中共副外長王毅在第二輪六方會談會談結束後所說：「各方都主張半島無核化，主張分階段、同步或並行實施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各方在會談中同意不採取任何使局勢惡化的行動，保持對話、建立信任、減少分歧、擴大共識。」<sup>27</sup> 特別是美國和北韓兩個當事國的態度經過會談有所變化。美國強調，和平解決核問題應該是可能的，美國無意威脅、入侵並攻擊北韓，無意更疊北韓政權。北韓方面表示渴望和平，無核化是北韓的總目標，擁有核武器不是朝鮮的目的。無論是六方之間的共識，還是美國與北韓之間態度的轉變，如果沒有六方會談這樣一個場所，是不會輕易形成和實現的。總之，經過六方會談，因北韓核武危機而引發的東北亞緊張局勢已大為緩解，而且和平解決危機的前景明顯增大。

——北韓政權的指導者；中共在朝鮮半島也擔當「典範」的角色。中共的經濟改革，20 多年的實踐，使其國民大抵脫離貧窮而邁向小康，中共的經濟成長率，依舊是亞洲各國當中最耀眼的。2002 年平均國民所得已超過 900 美元，成長率則高達 8%。中共的發展過程，雖經過一段曲折，但終究徹底改善民眾的生活與思維、並且為將來的進一步經濟改革甚或政治體制革新奠定基礎。南韓的政治民主化固然早就開始，北韓領導人無論金日成或金正日，皆曾多次訪問中國大陸。去年金正日大陸行，曾盛讚中共經濟改革的成功和道路的正確。最近北韓似

---

<sup>27</sup>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 2004 年 2 月 28 日在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中國日報網站，2004-02-28

有部分經濟政策脫離過去僵化教條的跡象，教外界產生北韓幡然改圖、進行經改的憧憬，中共希望北韓逐步開放並且走向中共式的道路，但即使如此，恐亦無力立時解決問題。

前四項中共所扮演的角色，已如前述。其中第五項的角色，即在於提供北京作為中介的角色，促成南北韓與周邊的四國共同籌開六方會談，以解決半島從2002年10月以來所爆發的北韓核武研發危機。中共是同時與南北韓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這在聯繫南北韓促成對話，有比美日更佳戰略位置。六方會談選擇在北京召開，也使中共在議事安排上得受尊重和獲取部分主導權。另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果斐然，相較之下，北韓則是一個失敗的國家（*failing country*）。中共的發展模式北韓固然不必照搬，但北韓已經深受內外部的壓力，必須進行改造，否則無以回應劇烈的變遷以及鞏固其政權。

中共的領導人歷次邀請北韓往訪中國大陸，即是要讓北韓認知中共發展道路的「優越性」，北韓也領導人也目睹了中國大陸的現況，北韓也逐步改採若干相對開放的措施，中共發揮的典範模式（*paradigm*）相當重要。而北韓政權存在一天，則中共的關注與引導還將持續。作為東亞的重要國家，中共關注朝鮮半島的權力平衡體制不受破壞，因此北京在半島上所採取的外交政策是，壓抑北韓在朝鮮半島動武的意念、鼓勵南北韓的和解對話，平衡美國對北韓的壓力，以及鼓勵美國與北韓對話。冷戰結束後，東北亞局勢的變化，使中共同時與南北韓建交，形成「兩個韓國」的政策。中共與南韓間的經濟依賴深化、與北韓間的政治依賴提升，正是中共施展其平衡政策的張本。

再者北京處理其與朝鮮半島的互動關係，主要考量的關鍵性利益要素包括：（一）北韓金正日政權的生存；（二）北韓政權的改革；（三）維持中國大陸與南韓間，全面性的互利共榮關係；（四）逐步建立北京對朝鮮半島兩國的主導性影響力；（五）南北韓透過經濟互動與社會交流的途徑，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朝向政治整合的方向發展；（六）敦促北韓當局在包括核武、大量毀滅性武器，以

及傳統性武器等的運用上，採取穩健及對區域和平負責的態度與立場。就現階段朝鮮半島的形勢而言，防止北韓金正日政權崩潰是北京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底線。不過，以當前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日益升高，及其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效果觀之，北京當局認為，加強北韓及朝鮮半島的穩定性，是達成朝鮮半島非核武化政策目標的關鍵。

另一方面，北京當局基於其在朝鮮半島長遠利益的考量，亦瞭解到降低北韓的核武威脅至關重要。因此，中共也逐步地發展出，化解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的途徑，其重點有三：（一）敦促北韓朝政經改革的方向努力，並為其規劃藍圖；（二）提出促進南北韓整合的階段性規劃；（三）協助北韓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接觸與互動。就實際的發展狀況觀之，北京方面在朝鮮半島的著力與用心，已經日趨深入，而其對東北亞的影響力也日益提升。2003年4月上旬，北京當局首次出面促成北韓、美國、中共三邊會談，就足以證明中共長期經營朝鮮半島的策略，已經發揮具體的效果。目前，美國方面在面對如何化解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並防止其連鎖效應，造成日本、南韓，甚至台灣走向核武化的嚴重後果，仍然在思索最適當而有效的策略。

最後隨著中共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之際，南韓身處於美國與中共互動的三角關係中，也愈來愈複雜而微妙。中共的戰略規劃者評估，一旦中共與美國因為台灣問題或其他地區的議題而陷入衝突狀態時，南韓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將會選擇中立的戰略位置。

對中共而言，一旦失去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將任令朝鮮半島成為美國包圍遏制中國的戰略前哨，中國的安全將面臨致命的威脅。<sup>28</sup>首先中國最重要的重工

---

<sup>28</sup> 中共軍方學者董良慶認為中國大陸週邊存在一條V字型熱點，V字左線西北東南走向的大陸線，從中亞地區的塔吉克、阿富汗到南亞的喀什米爾中印邊界，到東南的中越邊界與柬埔寨，是一條沿邊線。V字右線是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線，從日俄的北方領土爭議、日韓竹島爭議，朝鮮半島分裂對峙，中共與日本、南北韓的大陸棚爭議，到台海與南海爭議，是條沿海線。中共與沿線的熱點紛爭均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是中共極為重視的地緣戰略線。見董良慶，《戰略地理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8。

業基地東北地區將失去戰略緩衝區，直接暴露在美國的「扇形戰略」之前。再者，中國的心臟——京津地區的戰略防禦空間將大大減小，渤海灣與黃海間的連繫通道將受到直接的威脅。另外朝鮮半島還會威脅到東部沿海的安全，包括沿海運輸線和北海艦隊與東海艦隊的互聯互動，從而在側翼牽制台灣問題；最後中共在朝鮮半島的經濟利益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是事關生存發展與安全的核心利益，無論朝鮮半島情勢如何變化，中共都不會置之不理、置身事外。



### 第三節 中共「新安全觀」認知的北韓核武危機

任何安全觀都不是孤立的，它的產生與時代發展和國際安全環境緊密相連，亦即安全觀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安全意識的集中反映。從中共參與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過程與策略上，可以看出中共是想利用本身在朝鮮半島特殊的地位與角色，獲取所欲的政經及軍事安全等利益；通過對中共處理於北韓核武危機的政策與作法的觀察，可以發現中共倡導的「新安全觀」是為達成「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政策目標所採取的相應手段。

2002年10月爆發的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是在美國911事件爆發之後、進軍伊拉克之前。北韓宣佈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無論是在時機選擇與表達方式，在在都引起國際普遍的注意與關心。相關各國都希望能透過談判的方式早日和平解決，但相關國家各有考量，互有堅持，致使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久拖不決，延宕迄今。中國作為東亞地區的大國及歷史上與北韓的良好關係，北韓核武危機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具有重大的意義。

首先，朝鮮半島局勢是中國週邊安全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保持朝鮮半島現狀，維護目前朝鮮半島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力量均勢，可以為中國和平發展提供穩定的週邊安全環境，在北韓核武危機上，中共最大的國家利益就是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防止美國與北韓之間爆發危及整個東北亞的戰爭。

朝鮮半島是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支軸，它周邊的中國、俄國和日本呈三角對立的地緣政治態勢，依布里辛斯基在其地緣政治學著作「大棋局」中指出，地緣政治格局支軸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力量和動機，而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們潛在的脆弱狀態對地緣戰略棋手行為造成的影響。<sup>29</sup>二戰

---

<sup>29</sup> 布里辛斯基在「大棋局」著作中，將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界定為歐亞大陸政治地圖上的五個關鍵的地緣戰略棋手，這些國家具有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力量實現其地緣戰略利益的能力。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後，美國勢力介入，該地區更成為中、美、俄、日四大國戰略利益的交彙點。同時，該地區處於從中東、中亞到南亞再到東北亞的「動盪弧線」的延伸地帶，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凸顯，就中共立場看，朝鮮半島形勢的發展變化關係到東北亞甚至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從地緣政治上看，東北亞地區地緣戰略位置獨特，居於中、美、俄、日四大國戰略利益的交彙點。這六個相關國家中，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突然崩潰，那麼這種格局主導下的均勢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有根本的變化。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不能接受在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就放棄對朝鮮半島的影響，接受朝鮮半島局勢的大變動的結果。

北韓核武問題一旦解決不好，出現戰端，周邊國家一定會受到影響，甚至會捲入其中。顯然與中共追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是相悖的。中共為實現這一目標，最重要的一條是要有和平友好的周邊環境。朝鮮半島地理位置及其歷史和現實狀況對中國的安全至關重要。半島不穩定，必將制約中國各項事業的建設與發展。

其次，朝鮮半島是中共制衡美國的戰略要衝。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有利於杜絕美國勢力的再度深入，維持朝鮮半島制衡美國的戰略要衝地位。

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一直視中國為其頭號競爭對手。美軍的軍事重心逐步從歐洲開始向亞洲傾斜，美國的多次軍事演練計畫都以中國為目標，太平洋與大西洋的美軍力量已經差不多相等。尤其是小布希上臺後，更是聲稱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合作夥伴，而是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策略就是遏制中國的崛起，而朝鮮半島則是制衡美國的重要籌碼。對美國而言，控制和支配了朝鮮半島實際上就等於拿到了制約中、日、俄三國的戰略武器。<sup>30</sup>因此如果北韓繼續從前的強硬態度，美國就有可能發動打擊，果真如此，中共就會陷入被動和難以抉擇的境地。如果援

---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5。

<sup>30</sup> 王偉劍，《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的美韓軍事同盟》，〈現代國際關係〉，2002年第5期，頁18。

助北韓，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中共的經濟建設大局就會受到極大干擾，而且當前中共國力也不足以與美國對抗。如果置之不理，中共就會失去重要的戰略緩衝帶，美國控制下的新韓國就成爲中國身邊直接的威脅。因此，就當前形勢來說，對中國最有利的政策應該是和平解決這次危機，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具體而言，一方面，中國要加大對北韓的支持，但這種支持是有度的，應以不至於使北韓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崩潰爲限度，也不能促使北韓強大到使用武力去追求統一的目標。另一方面，中國應該勸使北韓放棄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時制止任何其他國家對其侵犯的可能。只要北韓存在，原有的均勢就依然存在，中國就有一個重要的緩衝帶。

第三，朝鮮半島問題關乎北韓問題。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維護朝鮮半島現狀，防止大國勢力插手支持一方統一另一方，這有利於解決臺灣問題。

中共主張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保持朝鮮半島現狀，是針對大國勢力插手支持一方統一另一方的做法而言的，並不反對朝韓雙方獨立自主的和談融合進而統一的做法。一旦朝鮮半島統一，對中國是有益的。一方面可以減輕中共在東北邊境的軍事壓力，美國在韓駐軍的理由也會消失，爲中共經濟建設提供和平環境；一方面統一的韓國會成爲東北亞的重要力量，會逐步脫離歷史上形成的對美國的某種依賴，對於日本也會是一種制約。

北韓核武危機的和平解決對臺灣問題的解決也有積極意義。對於中國來說，北韓問題與臺灣問題密切相關。歷史上如果沒有韓戰，可能就沒有現在的台灣問題。

最後，朝鮮半島問題是整個東北亞安全問題的核心。隨著六方會談一次次舉行，六方之間獲得了更多的共識，北韓核武危機向著和平解決道路前進，六方會談很有可能會逐步升級爲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協調機制，而中國作爲會談的發起國

和主辦國，中國的國際影響尤其是在協調東北亞地區事務上的發言權將得到加強。

長期以來，由於東北亞地區缺乏平等對話、相互交流和開展預防性外交的公共場合，東北亞地區始終未能形成有影響力的安全架構。1993 年核危機後，美朝「核框架協議」簽署，建立了朝鮮半島能源開發機構，確立了美、日、韓三國為主導的協調機制，在朝鮮半島有關原子能的問題上發揮著絕對作用；但到 2002 年底第二次核武危機爆發，這個體制事實上已經崩潰。此外，從 2000 年起北韓加入了東協地區論壇(A R F)，使東北亞各國都納入 A R F 的範圍內，A R F 成爲東亞地區第一個全區域的安全形式。但在某種程度上，A R F 只是東盟國家處理與其他國家安全關係的論壇，其重點無疑在東南亞，對東北亞地區的影響與作用十分有限，每年一度的「東協+3」體制功能也不大。尤其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維護朝鮮半島乃至整個東北亞的和平，就顯得十分重要的。北京六方會談機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如果六方會談能夠保持下去，而且不斷的在朝鮮半島和平問題上起到明顯作用，那麼六方會談就會得到更多的認可，這一會談也就很可能成爲建立未來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的雛形或契機。

北韓核武危機的持續與發展，對中共而言，如果處理得當，則對中共提昇國際地位、穩定周邊安全環境及持續經濟成長，都有正面的助益；反之如處理不慎，嚴重的話則東北亞的軍事衝突難免，輕則喪權辱國，在東亞難以發揮主導地區的力量，延宕和平崛起的機遇，因此對於北韓核武危機的發展不能沒有深入的掌握，對於危機的處理不能沒有明確的目標。以下基於中共倡導的新安全觀，針對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情勢，進行剖析。

### 壹、在摒棄意識形態，明確國家安全主張方面

中共對於朝鮮半島安全利益的認知與作法，早在 1992 年與南韓建交時表露無遺，雖然當時中共尚未提出「新安全觀」，但鑑於東歐與蘇聯共黨陣營解體，

中共開始務實面對國際情勢，強調對外關係，不以社會主義和意識形態分親疏遠近；再者中共基於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目標，一方面安撫北韓反彈情緒，一方面與南韓建立外交關係。1991年5月7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首度主張兩韓統一應該建立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政府」的基礎上，顯示中共對於朝鮮半島以往堅決支持北韓的「一個韓國」政策，改為支持兩韓以聯邦制和平統一，摒棄僵硬的意識形態，並採取「政治北韓、經濟南韓」的「兩個韓國」等距外交作法，以促進整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

目前中共對於北韓核武危機處理的基礎，同樣是基於冷戰後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以軍事同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傳統安全觀念。中共認為北韓雖係其「血盟之邦」，是當前世界上少數同為社會主義的共黨國家，雙方之間仍簽訂有超過 50 年的「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sup>31</sup>在第一次核武危機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會見北韓總參謀長崔光等一行時表示，中共「決堅定不移地支持北韓」，1994年6月外長錢其琛再度表明「中共反對以任何方式制裁北韓。」外交部發言人並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重申「中共與北韓在 1961 年簽訂的『友好互助條約』依然有效。」強調中共和北韓間的關係猶如「唇齒相依」，警告美國及其他贊同實施制裁的國家，不可輕舉妄動，否則後果嚴重。兄弟之情、盟友之義，表露無遺，也使北韓在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連串恫嚇、制裁，能得以在國際上傲然挺立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時，中共態度已完全改變。雖從「三方會談」開始到五輪的「六方會談」，竭盡心力籌辦，進行勸和促談工作，但對於北韓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違反「朝美框架協定(Agreed Frameworks)」，一再聲明擁有核武、衝撞國際安全機制的作法，仍不表贊同。

---

<sup>31</sup> 《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是於 1961 年 7 月 11 日簽訂，其中第二條規定，當爆發一方被他國侵略的戰爭時，雙方有義務盡一切努力，提供軍事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此一條約沒有期限，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協議，就不得進行修改或終止。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62 年版，頁 26。

首先是在北韓宣布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於 2003 年 1 月 10 日應約與美國布希總統電話時表示：「我們不贊成朝鮮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我們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我們認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對話是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最有效途徑」。繼之中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於 2003 年 1 月 16 日亦相應表示「中國主張朝鮮半島不能有核武器。」<sup>32</sup>顯示中共對於朝鮮政權的立場，不再以冷戰期間意識形態論親疏的態度來解讀北韓發展核武的作法，對於北韓的支持，不再以同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而無條件為依歸，而是基於本身的安全觀與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學者時殷弘對此即認為「朝鮮政府自處於國際規範和國際體制之外的特殊性質，也鑑於朝鮮之擁有核武器將造成的多方面非常嚴重的破壞穩定效應（例如可能引發朝美戰爭和朝鮮南北戰爭、刺激日本政界和輿論界內的核武裝化欲望等），並且考慮到中朝關係在歷史上和當今的複雜性質，應當認為首先竭力依靠外交和經濟手段實現朝鮮的可予核查的非核武裝化關係到中國的最高利益。」主張「中國領導人對此已經、並且應當繼續予以高度重視，盡最大可能同美國、韓國、日本與俄羅斯等國政府合作，堅決使朝鮮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絕緣。」<sup>33</sup>

中共對北韓的二次核武危機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的轉變，固然是兩次危機的時空環境不同所致，但最重要的是中共體認到本身國家安全利益，不再毫無條件以僵硬的意識形態支持北韓、或為北韓發展核武背書。

## 貳、拋棄冷戰思維的武力原則，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

<sup>32</sup>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的變化》，北京，中國戰略，第 3 期，2004 年 7 月 20 日

<sup>33</sup> 時殷弘，《中國的外部困難和新領導人面對的挑戰：國際政治、對外政策和台灣問題》，2002 年 10 月。

北韓核武危機自 2002 年 10 月爆發以來，迭宕起伏，各方雖想盡辦法，但至今仍束手無策。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立即停止根據「核子框架協議」向北韓提供重油、糧食的援助活動，並拒絕北韓提出的簽署「互不侵犯協議」的要求，隨著情勢不斷升高，北韓旋於 2003 年 2 月 5 日宣布啓動 50 兆瓦核反應爐；6 月 17 日北韓「勞動新聞」社論聲稱：「朝鮮會針對美國採取激烈的報復措施，一旦朝鮮認定它的主權被華盛頓的封鎖行動所侵犯。沒有人能擔保這種封鎖行動不會導致一場全面戰爭。」<sup>34</sup>對於北韓一連串升高危機情勢的作法，美國亦相應提高對北韓的軍事壓力。2002 年年底，美國向韓國派出包括 5 名地質學家的調查團，蒐集朝鮮半島地質結構資料，並宣佈決定開發用於破壞地下核設施的鑽地小型核彈，<sup>35</sup>即係針對朝鮮半島多山的地理特點，為軍事打擊預作張本；2003 年 3 月中旬，美國向朝鮮半島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隱形戰鬥機和神盾級巡洋艦，重新部署駐韓美軍並增援包括 2 個中隊 AH-64 阿帕奇攻擊直升機在內的 110 億美元軍備，對於美朝雙方日益升高、劍拔弩張的情勢，引起國際社會廣泛不安。4 月 4 日聯合國朝鮮事務特使莫里斯·斯特朗在倫敦發出警告說：「美國和朝鮮之間完全有可能爆發戰爭。」<sup>36</sup>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基於本身利益考量及地區穩定的根

---

<sup>34</sup> 沈驥如，《維護東北亞安全的當務之急：制止朝核問題上的危險博弈》，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2003 年 7 月。

<sup>35</sup> 自朝鮮戰爭停戰以來，面對美國的敵視政策，朝鮮為維護自身的安全，長期以來堅持備戰。其中「深挖洞」，打造堅固的地下工事，是朝鮮根據其地形地貌特點而一貫堅持的防禦方針。平壤地鐵深入地下達 150 米，就是一個良好的地下工事。此外，朝鮮的一些海軍基地也建有地下洞庫。韓國專家認為，對美軍來說，要摧毀這些堅固的地下工事，現在的鑽地炸彈恐怕不頂用。也就是說，海上和空中對朝鮮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未必能實現摧毀朝鮮的軍事指揮系統以及核設施和軍事基地的目標。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的危險性在於，必然導致朝鮮的全面反攻。2003 年 5 月 21 日，美國著名的軍事專家布魯斯·貝內克博士在漢城發表演講。他說：「2001 年，韓國的軍事力量只有朝鮮的 78%；最近幾年，韓國的軍事力量有所增強，但最多只有朝鮮的 83%。」他認為，韓美目前的軍事力量無法抵禦朝鮮部署在軍事分界線一帶、隱藏在地下工事中的野戰炮火的攻擊。美國一旦對朝發動「先發制人式」的攻擊，朝鮮將發起猛烈反擊，韓美聯軍很可能會遭受巨大損失。武兵，《淺析朝鮮核問題由來與走向》，〈環球視野〉請參見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42>。

<sup>36</sup> 中國新聞網，《聯合國特使警告美朝間完全有可能爆發戰爭》，2003 年 4 月 4 日，請參見 <http://www.pdsdaily.com.cn/gb/content/2003-04/04content-106220.htm>。

本利益，認為應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北韓核武問題早日和平解決。<sup>37</sup>中共前副總理錢其琛在美國德州的「中美關係研討會」上表示，北京「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的舉行，開啓了透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進程。

部分中共學者認為，當前北韓核武問題與 1989 年「64 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世界對華政策十分相似，當時，美國主張對中共以遏制和制裁手段迫使北京回歸理性，而歐洲則主張通過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逐步促使中國內部的進步。十幾年的經驗證明，歐洲對華模式在民族自尊心極強的北京政府和民眾都獲得認同，並最終迫使美國修正其政策；而聯合國對伊拉克的長期制裁表明，這種制裁只是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並沒有達到制裁的初衷；<sup>38</sup>對於當前的北韓雖然外在強硬，但內心卻十分渴望發展經濟並融入國際社會，只不過這種本來十分正常的渴求往往經由非理性的形式表現出來，掩蓋其改革的願望。<sup>39</sup>因此，輕易對北韓制裁，很可能是懲罰了無辜的北韓人民，並不能達到半島無核化的目的。<sup>40</sup>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新安全觀已經摒棄了軍事同盟的選擇，中國政府應該公開向北韓政府提出修改 1961 年簽訂的「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刪除其中的軍事同盟內容。<sup>41</sup>

### 參、強調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只有加強與他國合作才能獲致共同安全

長期以來東北亞地區缺乏平等對話、相互交流和展開預防性外交的平台，東北亞地區始終未能形成有影響力的安全機制。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後簽訂的「核

<sup>37</sup> 參見《江澤民會見韓國前總統盧泰愚》，載〈人民日報〉，2002 年 11 月 21 日；《江澤民應約與布希通電話》，載〈人民日報〉，2003 年 1 月 11 日；《胡錦濤與布希通電話》，載〈人民日報〉，2003 年 4 月 27 日。

<sup>38</sup> 沈驥如，《維護東北亞安全的當務之急：制止朝核問題上的危險博弈》，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2003 年 7 月。

<sup>39</sup> 邱震海，《北京對朝政策勿被美國牽引》，〈亞洲週刊〉，2003/6/23~6/29。

<sup>40</sup> 沈驥如，《維護東北亞安全的當務之急：制止朝核問題上的危險博弈》，載〈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2003 年 7 月。

<sup>41</sup> 「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中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第二條原文是：「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幾個國家聯合的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的狀態時，締約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62 年版，頁 26。



子框架協議」，由美、日、南韓、北韓四國成立的 KEDO 四方機制，隨著第二次核武危機的爆發而陷入崩潰，東北亞雖未因此陷入動盪不安情勢，但囿於各國利益考量，北韓核武危機始終未能獲得圓滿與徹底的解決，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形成巨大的潛在威脅。

2003 年 4 月北韓於美國對伊拉克作戰時之際，以公然承認擁有核子武器為籌碼，要求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於北韓之趁機要挾，美國希望藉由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方式，通過威懾與壓迫手段，迫使北韓讓步，但北韓拒不退讓，雙方新一輪危機再度出現。美國之採取現實主義的同盟合作方式作為東亞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策略，主要是美國沒有看到同盟合作為解決危機的侷限性，同盟是具有排他性(exclusive)的，是非友即敵的認知，對於受到以美國為軸心的同盟制約，其針對性之強烈，北韓感受深刻，尤其美國對北韓從「無賴國家」到「邪惡軸心」乃至「暴政前哨」的連串指控，更使北韓的危機意識日深，安全困境情結日益強化。美國紐約時報的白宮常駐記者戴維·桑格 (David E. Sanger) 在其與人合著的「戰爭中的國家：國際關係的科學研究」一書指出，根據計量研究的結果指出，顯著的實力、高度的軍事化、對現狀的不滿等要素與一國的戰爭傾向成正向關係。他們認為，國際衝突在區域之內極易傳播。若將其理論應用於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可以很自然得出結論，美國和北韓都很難不選擇戰爭來解決雙邊衝突。選擇以戰爭解決衝突的結論，對於中共追求穩定的週邊安全環境，自是大為不利，對於中共的國家安全而言，是立即明顯而迫切的危機。

中、美、俄、日、北韓、南韓等六國在中共居間斡旋下在北京舉行「六方會談」。中共基於本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中積極居間斡旋，冀求和平解決。有關中共對於北韓核武危機的立場，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劉德海以為相當明確，第一是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第二是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

穩定，第三是通過對話和平解決，<sup>42</sup>中共認為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最有效途徑是有關各國的直接對話，反對美國的強硬政策、經濟制裁或武力解決的企圖。但美國學者沈大偉則認為中國儘管奉行堅定的、早已闡明的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政策，但停止北韓的核計畫並不是中國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中國的打算、利益和目標都更為長遠也更為複雜：中國希望建構一個政權穩定、經濟改革且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朝鮮半島。<sup>43</sup>但是，無論是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抑或是建構一個政權穩定、經濟改革且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朝鮮半島的理想，都不是中共單方面力量可以達成的，都必需考量美日俄韓等其他國家在朝鮮半島利益的消長，在當前綜合國力不足以單方面主導與改變的情勢下，因此透過增強綜合國力及「新安全觀」的指導，<sup>44</sup>強調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認為只有加強與他國合作才能獲致共同安全，是中共達成其階段性的「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與「建構一個政權穩定、經濟改革且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朝鮮半島」的理想。中共促成「六方會談」機制的啟動，即是對於美、朝雙方的相互威懾、相互對抗方式的否定，揭開新一輪通過多邊會晤方式，共同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序幕，成為尋求緩解朝鮮半島安全困境的嘗試。如果各方能以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為契機，建立東亞核不擴散機制以至更廣泛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將有助於解決朝鮮半島的安全困境。

#### 肆、追求共同安全與國際關係民主化、融入國際體制規範

2001年9月10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於「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論壇演講說：「中國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各國主權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張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即通過平等協商對話，加強相互信任，追求共同安全。」<sup>45</sup>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所謂國際關係民主化，「就是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人民作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各國

<sup>42</sup> 劉德海，《南韓總統大選對朝鮮半島安全情勢的影響》

<sup>43</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Playing for the Long Ter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3.

<sup>44</sup> 人民日報社論：《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七十週年》，載解放軍報，1997年8月1日。

<sup>45</sup> 新華社，2001年9月10日北京電。

平等協商，全球性的挑戰要由各國合作應對。這樣做，有利於體現各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的發展。」<sup>46</sup>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進一步釋稱，以「新安全觀」為基礎，中國的安全政策首先著眼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同時服務於經濟建設，努力確保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良好的周邊環境。這一政策有三個目標：一是保持中國自身的穩定與發展；二是維護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三是促進國際安全對話與合作，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sup>47</sup>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中共擔心世界走向單極並揮軍北韓，將對國際安全與區域穩定造成重大破壞，2004年8月，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在南非舉行的不結盟運動第14次外長會議上再度提及「在全球化的今天，多邊主義是解決全球性問題惟一選擇，也是時代發展的潮流。伊拉克戰爭一度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多邊合作有效性的質疑。以先發制人戰略為代表的單邊主義行為，對集體安全機制造成的衝擊，是21世紀多邊主義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中國認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治化，促進世界多極化是推動多邊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sup>48</sup>顯示中共對外呼籲建立「新安全觀」之目的，不僅是在尋求自身安全，亦在追求共同安全，即寓自身國家安全於國際共同安全之中。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談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相容並蓄的和諧世界」的重要思想。胡錦濤指出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由世界各國通過平等協調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共同治理世界事務，其本質是和平、發展、合作。國際關係民主化，是建設和諧世界、促進人類持久和平、共同繁榮、文明進步的關鍵和前提。離開國際關係民主化，多極化和全球化就將步入歧途，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就無從建立，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目標就難以實現。

<sup>46</sup> 《江澤民在亞行理事會第35屆年會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社〉，上海2002年5月10日電。

<sup>47</sup> 中國日報，2002年2月6日報導。

<sup>48</sup> 《推動多邊主義發展，促進世界多極化進程》，請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jw/gjwdwt/t151070.htm>。

在北韓第二次核武危機中，中共對北韓的態度雖然不同，但是堅持和平對話解決紛爭，反對美國的強硬政策、經濟制裁或武力解決企圖的立場是前後一致的。正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 2003 年 4 月 22 日的記者會上說：「關於朝鮮問題，中方立場是一貫的。中方致力於衛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支援半島無核化，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同時認為朝鮮的安全關切也應得到解決。我想在此強調，中方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各方都應為此創造條件，不應採取使局勢升高的行動。」<sup>49</sup>中共認為世界各國通過平等協調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共同治理世界事務，在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上面，美國雖是世界超強，但絕不可依恃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強迫北韓接受美國所提的單方先行棄核要求；北韓雖是蕞爾小國，但是主權應受尊重和內政不受干涉。這是聯合國憲章明文規定的基本原則，也是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真諦。各國固有的獨立、主權和自行選擇本國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必須予以尊重和保障，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和侵害。應依國家平等原則處理國際事務，不能由一個或幾個大國操縱、壟斷，不允許搞大欺小，富壓貧，強凌弱。中共自「16 大」以來一直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在過去一段時期中，世界各國並未給予重視，而此次「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北京所付出的不懈的努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泳在記者會上說「東道主中國對推展六方會談取得進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會談的過程中，北京的外交人員不斷設法減少美國與北韓之間認知的差距，而且在共同聲明的文字措詞更是從草擬到簽訂都盡最大的努力，使美方保住顏面，北韓獲得安全，北京的努力不是在向小國施壓也不向大國屈服，而致力於平等協商尋找各方的最大公約數，此一過程就是一種致力於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典範，對照美國的霸權外交、武力外交的解決國際紛爭模式，應該可以說提供了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模式。<sup>50</sup>

---

<sup>49</sup> 《劉建超就非典、中朝美三方會談和對伊制裁等答記者問》，<http://www.china.org.cn>，2003 年 4 月 22 日。

<sup>50</sup> 楊開煌，《由朝核問題到兩岸問題》，〈中國時報〉，民國 94 年 10 月 1 日，第 A4 版/焦點新聞。